

# 朝鮮白江口 · 五國聯軍決戰

## 中國擊潰日本水師 (下)

● 劉昌博 (中外雜誌撰述委員、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) (彩色圖照刊封底裡)

### 一、倭寇的野心

我國的山東人自古就體軀高大，

看到從黃海或東海泛舟而來的日本人

，個子十分矮小；於是通稱他們為「

倭人」。後來不斷有倭人在黃海、東

海幹起海盜生涯，侵擾我國沿海各省

；因而，又稱他們為「倭寇」。

依據《漢書·地理志》記載：此

時的倭人，分為百餘國，定期派使臣

到漢朝所屬的樂浪郡，該郡位在今日

的朝鮮半島境內。商賈往來，通稱為

倭奴國人。

《後漢書·東夷傳》記載：倭奴

國的使者訪後漢洛陽，光武帝賜以印綬。東夷是對東方異族的通稱，是我國自古邊患之一。

《東夷傳》又記載：倭國王帥升

等人將一百六十位奴隸獻給後漢。不

久，倭奴國陷於戰亂，紛爭不斷。

公元二二九年，邪馬台國女王卑

彌呼戰勝群雄，派使節向魏國朝貢，

而魏明帝則封女王為「親魏倭王」，

並賜金印、銅鏡、綢緞等物。以後的

倭王，皆每年定期派使節至中國朝貢

倭國人受到中國天子——皇帝集

權體制影響，於公元五九九年趁孝德

天皇即位，改年號為「大化」，實施大化革新，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，通過一連串的軍政、土地、稅制的改革，因而國勢日強，對鄰

國的野心及企圖心愈大熾。

初先派遣大軍入侵朝鮮半島東南

端的百濟國，拿下四縣，改名為加羅

(即任那)，由天皇派官吏統治，等

於是其屬地；進而派兵攻打新羅，威

脅高句麗，有席捲朝鮮半島的野心。

隋統一中國後，煬帝繼文帝即位

；而倭國的聖德太子妄自尊大，派小

野妹子等遣隋使一行，遞呈的國書上

居然寫著：「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

天子，無恙？」其用語顯然不是藩屬慣用的卑詞，而是「平起平坐」的對等稱呼。好大喜功的煬帝看了，十分震怒。

此後的倭國，自誇是太陽初升的國家，改國名日本，國旗為紅日太陽。由天皇操控下的大和政權，於中國和朝鮮外交推行「三手」策略：

一是在朝鮮半島方面：控制百濟，拉攏高句麗，夾擊跟中國邦誼友好的新羅；旨在消滅中國在半島上的影響力。

二是不斷派遣使節到中國朝貢，並派大批僧侶、留學生到洛陽、開封、長安、揚州等大都市學習中國文化及一切典章制度；故示友好，卻暗藏禍心。

三倭國是由本州、四國和九州三大島組成；其中九州距離朝鮮的百濟和中國沿海最近，唯其島上地瘠民貧，捕魚無著時即淪為海盜，侵擾朝鮮及中國沿海，泛稱「倭寇」。而日本

的大和政權，則暗中唆使這些海盜掠擾中國和新羅經貿的商船，甚而遍及台灣及東南沿海城市。

倭寇欲以朝鮮作為侵略中國大陸的跳板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最近韓國的古裝連續劇「海神」，正在台灣一家電視台播映；內容即是描述倭寇聯合各地海盜，掠擾中國與新羅商貿的紀實！喋血海上，令人怵目驚心！

我國歷代帝王皆洞悉倭國人的野心，尤以隋、唐兩代帝王為阻止其侵略企圖，不惜勞師動眾，甚而御駕親征。比如隋文帝、煬帝父子東征四次，唐太宗親征二次；前文已提及，不再贅述。

「打起黃鶯兒，莫教枝上啼；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這首「春怨」的五言詩，是唐代詩人金昌緒所作。詩中的「遼西」，即指隋、唐兩代五次東征高句麗的遼河流域，許多青壯男兒徵去遼河打戰

；他們的年輕妻子見到春天來了，切盼在夢中會見丈夫一面，都被黃鶯鳥兒吵醒，心中的哀怨不言可知！

## 一一、攻陷泗泚，百濟敗亡

日本自大化革新後，中央集權，國力日強，尤以推古、齊明兩位女性天皇時代，野心勃勃，企圖蠶食鯨吞朝鮮半島，不遺餘力。惟因當時中國的皇帝唐太宗在位，他號稱天可汗，雄才大略，以致倭寇——日本不敢輕舉妄動。

公元六四九年（貞觀二十三年），唐太宗病逝，立李治為帝，是為高宗；初先後宮王皇后、蕭淑妃、武昭儀（武則天）之間發生一連串爭寵鬥爭。最後是武氏獲勝，立為皇后。此時，高宗常苦風疾，視力不佳，百官表奏及與外藩和戰，多委由武后詳決。於是，日本的兩位女皇認為正是侵奪朝鮮半島的大好良機，先後以援

助百濟為名，遣派大軍進駐，並唆使百濟連絡高句麗，夾擊新羅，欲共同瓜分之。戰端初起，新羅寡不敵眾，喪失城池國土無數，仍一再派使臣向唐皇求救。

高宗於顯慶五年（公元六六〇年）決心討伐百濟，詔命蘇定方為熊津道行軍大總管，統率水、陸大軍近十萬人，從今日的山東半島城山渡海，以百濟國都泗泚為進攻目標，又命新羅王金春秋（武烈王）為嶠夷道行軍總管，引水、陸軍五萬，自東方西進，會攻泗泚。

新羅軍乘百濟不備，輕取真峴，直趨泗泚外圍要隘重鎮黃山原（今連山），百濟大將階伯率敢死隊五千人，倉惶應戰，兵敗陣亡；新羅乃進逼泗泚。

唐軍由蘇定方率領，攻到熊津江口（今錦江），登陸於東岸，依山為陣，大破百濟軍，俘殺萬餘人；即與新羅軍會合，水陸並進，聯合圍攻百

濟都城——泗泚。困守城內的義慈王父子，雖以傾國之眾應戰，經過慘烈防守苦鬥，最後仍難逃城破投降命運。

唐軍熊津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，得勝班師，並將百濟投降的義慈王父子及大臣九十三人，解送長安。至於百濟的國土及人民有五部三十七郡，約二百城二十四萬戶，分置熊津、馬韓、東明、金漣、德安五都督府。

高宗准允蘇定方所奏，詔令郎將劉仁願統率精兵壹萬伍仟留守百濟原國都泗泚城，其他城市則由新羅王委派官吏，會同派親唐軍的百濟人士管理。

### 三、王子復仇記

百濟未敗亡之前，為請求日本出

兵援助，並派遣王子扶餘豐為人質，以示盟好誠意。與此同時，百濟王敗亡的故將黑齒常等，嘯聚西北部，不服大唐及新羅軍高壓統治，為了光復

國土揭竿反叛，附近諸城響應，復遣使赴日本，獻唐俘百餘人，聲言擁立扶餘豐為百濟新王，請發兵援助。

這時，日本的齊明天皇是一位女性，她原是舒明天皇之后，舒明死，她即位為天皇；後又傳位給其子孝德天皇，不久孝德死，她再度登極為天皇。

這位女皇彷彿唐高宗的皇后武則天，美貌精明，而又野心勃勃。她即位後，揮兵北伐，向北海道開疆拓土，打敗蝦夷、肅慎（女真移民）。甫凱旋回來，適逢百濟請援，齊明慨允之，認為良機不可錯失，她即發兵護送原是人質的百濟王子扶餘豐歸國，演出一齣「王子復仇記」。

### 四、武后的睿智

新羅王偵知日本齊明女皇要發大軍，護送百濟王子回國，且將討伐新羅，於是急向大唐求援。高宗即詔名將劉仁軌統率水、陸軍二萬七千人馳

援，並代統駐新羅的唐軍，合勢以解救被圍困於泗泚的劉仁軌。

劉仁軌是智勇兼備名將，率軍轉門而進，軍容整齊，所向皆下；不久攻抵泗泚，乃與劉仁願合兵守城。

此時，日本大軍從九州出兵，計劃分三梯次渡海遠征朝鮮半島，總兵力約七萬人；陸軍約四萬人，登陸百濟後分兩路前進，一路指向熊津江上游重鎮真峴，意在截斷新羅軍增援泗泚的糧道。另一路的矛頭指向熊津江中游的百濟淪陷的國都——泗泚，王子扶餘豐為要復國，勢在必爭。

第三路是水師，是日本傾全國之力的戰船四百八十多艘，全部出動，航向熊津江下游出海口的白江口，旨在截斷唐軍水師增援泗泚的航道；再者百濟的復仇王子扶餘豐把新國都建在白江口西北邊的周留城。

由於日本、百濟（王子復國軍）及高句麗等三國水陸聯軍，聲勢浩大，氣焰囂張，有席捲朝鮮半島之趨勢。

高宗耽心在泗泚被圍困的唐軍三

、四萬人悉數被殲滅，遂召集部分朝臣於御前會商對策，決議詔令劉仁軌、劉仁願曰：「……一城不可固守；宜速泛海還也……」遠征的唐軍將士聞訊，咸欲撤歸。

惟統兵主帥劉仁軌，期期以為不可，遂上奏朝廷曰：「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，專之可也，況在滄海之外，密彌豺狼者也。且人臣進思盡忠，有死貳、公家之利，知無不為……」

於是，他直言唐軍不可撤守，撤守則朝鮮半島拱手讓給倭人之手，從此東面藩屬盡失，遼東將成為第一線。如倭人再西進，則我渤海之濱及華夏內陸亦將受威脅；此是隋代四次東征，我太宗皇帝御駕遠征遼東，皆洞燭機先之舉也。故而，不但不可輕言撤守，更宜增兵蕩寇，才是萬全之策。

劉仁軌的奏摺，朝中諸臣得知，咸認為他違旨抗命，皆欲押回議處。

高宗猶豫不決，乃商之於皇后武則天。武后肘思後，認為劉仁軌忠心謀國，言之可理；她毅然建言三點：

(一) 朝鮮不撤軍，泗泚宜固守，以待援軍合力蕩寇。

(二) 劉仁軌不議處，應褒獎其忠勇，命其統一指揮朝鮮戰事。

(三) 凡我大唐四周藩屬，切忌輕言撤守，諸臣應妥謀實邊疆及禦外患之策。

如果，沒有武后的睿智、高瞻遠矚，就沒有朝鮮白江口之決戰，更沒我國擊潰日本水師之大捷！

### 五、交戰國的軍力評比

白江口決戰，五國聯軍分為兩大陣營：一是以日本為首的三國聯軍，其組成分子為日本、百濟及高句麗，擁有陸軍十九萬人，其中日本二萬三千人，百濟四萬七千人，高句麗十二

萬人；水師戰船方面共有六〇五艘，其中日本四八〇艘，百濟五十艘，高句麗七十五艘。

另是以中國唐軍為首的大唐、新羅兩國聯軍；擁有陸軍約十二萬人，其中唐軍三萬二千人、新羅八萬八千人。至於水師戰船方面共有三三二艘，新羅有八十七艘；大唐二四五艘，其中一七六艘由劉行軌增援時已駛抵白江口，另六十九艘是武后主張增援的後援戰船。

純以雙方的軍力數量來看，無論陸軍和水師，日本等三國聯軍皆佔優勢。惟以質量來看，則互有長短：五國中的陸軍，除百濟的復國軍，雜湊成軍，實力較弱外，其他四國在國內外經常有戰事淬煉，戰鬥力都很強悍。

至於水師方面的戰力，雙方從未有如此大規模的交綏，孰優孰劣？難以預測，只好視為五五波。惟戰爭勝負的關鍵，有時是取決於士兵的鬥志

，戰場的地勢，除了氣候風向及海象外；而領軍主帥的判斷與決策能力，以及在戰場上的堅強意志力和危機處理的應變能力，皆是能否致勝的重要因素！

## 六、慘烈的大決戰

依據中、日部分史學家的說法：朝鮮白江口大決戰，實乃兩個野心家女人的戰爭。一個是日本的齊明女天皇，是她的野心推動了這次戰爭；另一位是唐高宗的皇后武則天，是她不服輸的性格，鼓舞大唐勇於迎戰。

也有史家稱白江口決戰，應稱為「三仁之戰」。因為唐軍致勝的三位將領：即堅守孤城泗泚的劉仁願，奉命率水陸大軍馳援的孫仁師，及唐軍指揮白石江決戰的主帥劉仁軌。

最令唐軍將領劉仁軌、劉仁願惶惑緊張、忐忑不安的，是日軍各路水、陸大軍早已徵編完備，蓄勢待發；而唐軍的水、陸增援部隊，尚待編組

中，何日出發東征？仍無定期！幸而這一年（公元六六一年）七月，日軍國內發生一樁大事，即其野心勃勃的齊明女天皇猝死，為了辦理國喪，及繼立的天智天皇踐祚，舉國忙亂了大半年，迨至翌年三月，日本的首批派遣軍才泛舟啟航。

這大半年的時間，正予唐軍增援大軍得以充分作出攻防準備。陸軍從遼東出發，渡鴨綠江指向高句麗的國都平壤；水師戰船約七十餘艘從山東半島啟航，橫渡黃海直驅白江口，俾與劉仁軌的水師會合。

公元六六三年八月，即日本天智天皇繼齊明女天皇踐祚的第二年，他欲完成女天皇遺志，並建立自己在國內外的威望，陸續催動第二、第三梯次派遣軍增援白江口前線，而百濟和高句麗的水師也適時趕來會合。

此時，這三國聯軍控制熊津江出海口的白江口海域，陸軍則佈陣於江岸的兩個戰略要衝，一是百濟新國都

周留城，另一是要隘加林城，它們都擋住唐軍和新羅水陸大軍的進出通路。白江口附近海域，則佈滿了日本等三國水師的戰船六百餘艘，論聲勢與形勢，皆不利於大唐和新羅聯軍。

為打破困境，必先拔掉江岸兩個緊狹障礙——周留城及加林城。新羅王法敏主張先攻加林城，因其當水陸要衝，宜先拔之。唐軍主帥劉仁軌則說：「兵法避實擊虛，加林城險固，急攻則傷士卒，緩之則曠日持久。周留城則虜之巢穴，群凶所聚，宜先攻之。攻克周留，諸城自下。」

於是，大家聽從劉仁軌的建言，兩國聯軍的陸軍先以周留城為攻擊目標，猛烈強攻三日；攻克後，其餘諸城莫不輕易攻克。

日本等三國聯軍的陸軍於江岸初嚐敗績，可是其水師船多勢眾，佈陣於白江口，嚴密封鎖，意圖把大唐、新羅兩國水師堵塞於熊津江中上游，然後悉數殲滅。之後，逼使困守於泗

泚的兩國陸軍，無退路可言。再殲滅之。

時值秋末初冬季節，怒號的朔風，已從西北利亞經遼東吹向朝鮮；熊津江上風助水勢，急湍奔流而下。

五國聯軍大決戰之日（新唐書說是九月戊午，日史書稱是八月二十八日），黃昏時分，劉仁軌統率兩國水師先發制人，指揮大隊戰船張滿了帆，依序乘風順流而下，直朝集結白江口的日本等三國水師戰船衝去。

江海之上的水師交戰，古代是以弓箭為先，各戰船上滿載弓箭手和燃料；另有三十餘艘突擊小船，也張起風帆，在水面上排成一列，順著風勢如箭矢般地向飛駛，快駛近日本水師船隊時，即點燃船上燃料，燃起熊熊烈火，順流衝去。其他大唐、新羅戰船二百六十餘艘，實行兩翼包抄，士兵們紛以火箭密集攻擊。

日本所誇耀的三國聯軍水師，六百餘艘大小戰船組成的大船隊，剎那

間陷入火海中，一片血紅的火海使海上近黃昏的落日黯然無光，紅色膏藥丸的日本國旗，也褪去了顏色。

從山東半島率領水師戰船七十餘艘，適時趕來增援的右威衛將軍孫仁師，立即發動攻勢，從外海襲擊日本水師後路，經此前後包抄夾擊；由於風勢的助長，使得火勢越發不可收拾，整個白江口夜空被染得通紅，導致日本、百濟及高句麗三國水師，分頭亂竄，潰不成軍。

劉仁軌看到勝局已定，遂下令孫仁師所屬戰船轉向白江口之西，攔截高句麗戰船逃竄的歸路，不准其回到鴨綠江喘息。再令新羅戰船轉向白江口之東，攔截百濟戰船的歸路而殲滅之，以絕後患。

劉氏的唐軍主力水師，則衝向日本水師陣營，用火箭和燃料盡情火攻，跳海者即射殺之，以報復其寇掠大唐沿海漁村的仇恨。

至於陸戰方向，原被百濟、日本

及高句麗聯軍圍困於泗泚的劉仁願，趁白江口的水師大捷，會同新羅軍盡復失地，百濟因之敗亡，其國王扶餘豐逃奔高句麗。

五年後，大唐和新羅陸軍夾擊高句麗，攻佔平壤，設置安東都護府，隸屬大唐管轄。

日本水、陸大軍慘敗後，收集殘眾回國，從此每年向大唐遣使納貢，無異藩臣之邦。以後凡九百餘年，不敢過問朝鮮半島政事，更不敢向中國挑戰。

### 七、肉飛仙，大英雄

隋代四征高句麗、唐代兩次討伐朝鮮；尤以隋煬帝第一次東征，出動兵力逾一百十三萬之眾，仍是敗多勝少，得不償失，問題出在主帥差勁，而士兵和戰將則每有出色表現，其忠勇事蹟，可歌可泣，為恐湮沒，簡述于后：

#### (一)「肉飛仙」絕技攻城

隋煬帝首次東征，出師不利，糧盡師老，各軍又攻城不下，遂下詔班師。唯一令煬帝破顏開懷者，是賴一位名叫沈光的勇士絕技破賊，攻下武厲城，因置遼東郡。

沈光只是一位新投效的勇卒，綽號「肉飛仙」，善爬長竿，憑繩飛躍，仿如猿猴，略似馬戲團的空中飛人及運動場上的撐竿跳高手。

他出戰時，手持十五丈長竿，待其攀至竿頂，即快速憑繩飛登城垣上，臨城與敵人短兵接戰，繼而搏殺守城門者數十人，然後打開城門，隋軍得以蜂湧而入。

煬帝督戰時見而異之，召見沈光，拜為朝請大夫，以褒揚其智勇。

#### (二)薛仁貴勇冠三軍

他是唐代山西龍門人，年少時貧賤，有臂力，精騎射；太宗時，應募從軍，遠征遼東，僅普通騎兵而已。初先，他隸屬遼東大都督李勣帳

下，隨軍討伐高句麗。每次出戰，他

身著白袍，騎白馬，腰懸兩張弩弓，手持長戟，呼嘯奔馳，奮勇殺敵，所向披靡，屢建奇功，因而積功擢升為左武衛將軍。

薛仁貴主張兵在精，不在多；又認為兵貴神速，攻其不備；他在戰場是實施的「閃電戰術」。比如在遼東的金山大戰時，他僅率七千精兵，攔腰奇襲敵人，大破高句麗兵，俘敵及斬首五萬餘人，遂拔南蘇、木底與蒼巖三城。

自金山大捷後，他升為前鋒主將，北攻扶餘城（今吉林農安），打下四十餘城；再與李勣會師，東渡鴨綠江，進圍平壤，旋即掃滅了大唐東北方的惡狼——高句麗。

有些史家說：白江口大決戰是「三仁之戰」；其實是「四仁之戰」。蓋此戰之功臣除劉仁軌、劉仁願及孫仁師而外，尚有戰功彪炳的薛仁貴必須列名在內。

他的用兵名言：「兵不在多，在

主將之善用耳。」已被古今兵家奉為座右銘。

### 八、結語

日本的齊明女天皇曾對其臣民說：「日本國的地形像一隻蠶子，而中國則像一葉桑葉；蠶子要壯大，必須不斷吃桑葉。朝鮮半島正是吃桑葉的跳板。」

則，我國東北邊防，將退縮至鴨綠江以西及遼河以東，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也岌岌可危。

公元一二五九年元朝的蒙古騎兵征服朝鮮後，旋於一二七四年及一二八一年，兩次動員戰船四千五百多艘，渡海進攻日本，無非是要保護這塊「跳板」，不受倭奴國——日本的侵略。

我國古代的帝王，無論好大喜功的隋代煬帝；以及勵精圖治的唐代太宗、高宗，甚至女皇武則天，都洞悉日本的狼子野心；不惜興師動眾，搞到國敝民疲，皆要護衛朝鮮半島。否

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，及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，都是為了爭奪朝鮮半島的主導權。

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，毅然下令參加「

抗美援朝」戰爭，與十五個聯合國軍血戰三年，犧牲人民解放軍逾百萬。他的戰略動機跟前述的隋、唐、元、清等朝代的帝王、帝后一樣，不欲讓這個「半島」，淪為異族——倭奴和其他帝國主義者作為侵略中國的「跳板」而已！明乎此，即知唐代派遣水陸大軍，參加朝鮮白江口五國聯軍大決戰的歷史意義了！

咱們今天的執政者，一味夜郎自大，奢言主權與尊嚴；連宜蘭蘇澳港外海的護漁權都保護不了，其懼日媚美的鴛鳥心態，愧對前述列祖列宗，可笑亦復可恥！（全文續完）

中外文庫  
之三十一

#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教授著  
全一冊售新台幣二五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、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合售二五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帳局戶。